

文艺演唱节目

三考鲜梅

张庆和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沈鮮梅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被社員选为生产队的會計。她大公无私，严于律己，深得社員的信任。戏中通过沈老汉三次考問沈鮮梅的故事，說明青年一代在党的培养教导下，已經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并成为深受广大群众热爱的好干部。

三 考 鮮 梅

张庆和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 332 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 1 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20×864 毫米 $\frac{1}{32}$

印張： $\frac{11}{16}$

字数：8,000

1963年11月第 1 版 1965年10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30,001—60,000 册

統一书号：T10106·508

定价：(5) 0.06 元

72清

三 考 鮮 梅

(小戏曲)

张庆和著

人物：

沈鲜梅——生产队会计。

沈老汉——社员，鲜梅的三叔。

沈大妈——社员，鲜梅的三婶。

沈老汉：（念白）

老汉今年六十六，
粗细活路都能做；
眼睛花了记不得账，
我的脑筋倒很清楚。
别人记工分用手册，
我记工分用黄豆；
每天做了几工分，

就把黃豆往罐子里丟。
工分裝滿了一大罐，
藏在我那床下頭；
眼看分配就要到，
老漢的心里是樂悠悠。
集體生產搞得好，
吃的穿的我沈老漢也不愁。
老漢打回了高粱酒，
與我的老伴對飲慶丰收。

就到家了，婆婆！

沈大媽：喊什麼？

沈老漢：飯菜都做好了把？

沈大媽：你看咧，煨藕湯，白米飯，蒜炒干子
蔥炒蛋，還有一盤炒黃豆。

沈老漢：正好下酒當菜咽。

沈大媽：又要喝酒？

沈老漢：少喝一點！

沈大媽：不喝吧！一喝又要亂吐，發酒瘋。

沈老漢：說喝就得喝，保證不發酒瘋。

沈大媽：保證不了吧？！

沈老汉：你放心，我要喝醉了你就罚我再喝三杯。

沈大妈：什么？喝醉了还要再喝三杯，那不更醉了？！

沈老汉：不是，不是，我要喝醉了，你就罚我少喝三杯，好吧？

沈大妈：这算句话。

沈老汉：喝起来呀！（作喝酒状）这酒真好，炒豆也香，婆婆哟！

沈大妈：说呀！

沈老汉：这豆子上次喝酒怎么没看见？

沈大妈：上回是吃光了，这回又找到了一点！

沈老汉：慢着，（背白、吃惊地）敢莫是我床下的那一罐子工分被她弄来吃了？待我找一下，糟糕，不见了！婆婆呀！

沈大妈：嚷么事？

沈老汉：我的账呢？

沈大妈：你要唱呀？你唱我听，八十岁的老爹爹学吹鼓手，不嫌老，真是喝醉了。

沈老汉：我的罐子呢？

沈大妈：你的扇子呀，冬月天里还要扇子，怕是发了酒疯！

沈老汉：是记工分的账。

沈大妈：是红账本？

沈老汉：不是。

沈大妈：是绿账本？

沈老汉：也不是。

沈大妈：我猜着了，是黄的？

沈老汉：对了。

沈大妈：你看是不是这黄皮子的劳动手册？

沈老汉：我要那有什么用？那是会计画的账，我还有一本账。

沈大妈：我怎么不晓得呢？

沈老汉：你看我床底下一个沙罐没有？

沈大妈：看见了。

沈老汉：那里边有黄豆没有？

沈大妈：都进你的肚子里去了。

沈老汉：糟了！（呕吐）哇哇，哇……

沈大妈：我说你一喝就吐，你还不信，看看，

没喝两杯就醉了，真是先说后效。

沈老汉：哪个醉了？

沈大妈：没有醉为什么事发吐？

沈老汉：我要吐賬出来。

沈大妈：噢，原来黄豆是賬呀，那你吐出来不也是一笔糊涂賬了？

沈老汉：你……你真把我气死了！

沈大妈：这才冤枉哩，明明你发了酒瘋，还怪我。

沈老汉：我一年的工分完了！

沈大妈：工分不都记到手册上了么？

沈老汉：手册，那不足为凭呀！

沈大妈：怎么？我们那位女会计沈鲜梅记的工分你还不相信？

沈老汉：你听我说呀！（唱）

我们队人口多地面又大，
小会计沈鲜梅当不了大家。
那手册本是她自写自画，
难道说一年的工分一点又不差？
怕只怕错了賬难以讲话，
无奈何才用了这一个老办法。

现如今我把工分一口吞下，
眼睁睁只由她把算盘瞎扒。
满桌的合口菜难以咽下，
一霎时急得我心里好像猫爪抓。

沈大妈：（接唱）

小小鲜梅本领大，
社员个个把她夸。
你出外半年修水库，
记账分毫都不差。
精打细算又节省，
都说鲜梅会当家。

沈老汉：（接唱）

任你说得她水点燃灯，
我亲自过考才相信她。

沈大妈：这仨靠得住，不消考得。

沈老汉：靠不住，要考！

沈大妈：靠得住！

沈老汉：靠不住！

沈大妈：听我的！

沈老汉：听我的！

沈大妈：唉！

沈老汉：唉！

〔两人各坐一边。〕

沈鲜梅：（上念）

走了前村串后村，

我与社员对工分，

只要工分账不错，

鲜梅虽累也甘心。

我，沈鲜梅，去年初中毕业，就回乡参加生产，是社员们信任我，选我当会计。现在年终将到，分配就要开始，我要找三叔对对账。听说三叔气量小，疑心大。这回去到三叔家里要多加小心才是。哎！就到了，三妈，三叔，这是为了何事，一个脸朝东，一个脸朝西，你看，酒也没有喝呀，饭也没有吃。

沈大妈：你问你三叔！

沈鲜梅：三叔！你俩为了何事？

沈老汉：你去问三妈吧！

沈鲜梅：三妈，究竟为的什么？

沈大妈：好，我就说吧，你不晓得，鲜梅，吃了賬……

沈老汉：（急忙掩盖）对，她吃了饭肚子胀，这是小事！

沈大妈：好，我再不讲话了。

沈鲜梅：回来让三叔弄点小藥吃一下就好了，三叔，我来跟你对对賬！

沈老汉：对工分賬？

沈鲜梅：是呀。

沈老汉：这才巧呀！（背白）我刚才吃了工分賬，她就来对賬，未必她在门外听见了？我问问她！（对梅）鲜梅呀！天到这般时候，你缘何不回去吃饭呢？

沈鲜梅：三叔，我正是趁这个吃饭的空隙来对賬的。

沈老汉：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沈鲜梅：刚刚到你门上。

沈老汉：你怎么早也不对，晚也不对，偏偏今天来对賬呢？

沈鲜梅：三叔，队大人多，对賬有先有后，所

以今天才对到你家。

沈老汉：明天再对！

沈鲜梅：不行，今天不对完就影响分配。

沈老汉：那你怎么个对法呢？

沈鲜梅：你把劳动手册拿出来，和我的账一对
不错，就行了。

沈老汉：手册还不是你写的？！

沈鲜梅：总是你自己保存的吧！未必我还能改
动吗？

沈老汉：那你算我今年做了多少工分？

沈鲜梅：一三得三、三四一十二、七八五十六、
六九五十四、七去三下还二进一，三叔三
妈今年做了四千二百分。

沈老汉：一天未落？

沈鲜梅：一天未落。

沈老汉：要落了一天你如何说法？

沈鲜梅：我全年做的工分赔你。我若是没记落
又该如何？

沈老汉：我……我，我全年的工分也把给你。

沈鲜梅：谁为证人？

沈老汉：你三妈作证。

沈鲜梅：一言为定？

沈老汉：决不失悔。

沈鲜梅：我有发工分的存根賬在此，来，我按月念給你听！

沈老汉：慢着，慢着，那念到几时去了。

沈鲜梅：依三叔的意见呢？

沈老汉：我从这一年三百六十六天挑出两天考问你，这几天答对了，就算全年工分賬对了，这几天有一天不对，你就赔我全年工分。

沈鲜梅：好，三叔请吧！

沈老汉：你对对六月初八的賬。

沈鲜梅：（唱）提起今年六月八，

沈大妈：（唱）队长派你修鉄耙。

沈老汉：谁要你多嘴？

沈鲜梅：不错！（唱）

三叔你要把木料买，

要我开支六块八。

我讲道：兴家犹如针挑土，

敗家好似浪推沙。

我与你找了三根废木料，

三妈夸我会当家。

那一天評你十分整，

三叔你沒有意見笑哈哈。

问三叔这天賬目对不对？

沈大妈：（唱）小鲜梅记的賬一点不差。

有这么回事呀！

沈鲜梅：对不对呀三叔？

沈老汉：就算对吧！

沈鲜梅：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怎么就算对呢？

沈老汉：对，对。（唱）

你莫看她年纪小做事可过细，

走一步一个脚印步步有脚迹，

这一回她答得对不足凭信，

待我来再想个巧妙难题。

对，我找活路最杂的几天来考她一下。鲜梅呀，我问你：八月四号那天我做了多少分？

沈鲜梅：（唱）八月初四天正旱，

沈老汉：我不问天旱也好，落雨也好，我只问

那一天我做什么活路，做了几分？

沈鲜梅：（唱）八月初四天正旱，

沈大妈：（唱）三叔搞副业刚刚回还。

沈老汉：你又多说话！

沈大妈：我记得不说，怕鲜梅忘记了。

沈老汉：她忘了我才好讲话哩！

沈鲜梅：（唱）当天回你就挑黄秧四担，

沈老汉：挑到哪里去呢？

沈鲜梅：（唱）队长要你们上东山，

三叔挑秧急得打转。

沈老汉：我怎那么着急？

沈鲜梅：（唱）你找路找了好半天，

东走一条大渠道，

西走水沟把路拦。

别人挑了五担整，

三叔你转来转去才只挑四担。

社员们提了意见要把你的工分
扣，

你找队长把话谈，
你说半月未回路改变，
队长说你刚回来情有可原。
那一天评你的七分半。

沈老汉：副业队长评几分？

沈鲜梅：还不是七分半！

沈大妈：不错，那天你三叔回来笑咪了，他说：
我指望今天连七分还评不到，那晓得七分
还加半分。

沈鲜梅：（唱）当时你没有意见喜笑连天。

沈大妈：我说你怎么笑咪了，原来副业队长也
是七分半！

沈老汉：（唱）八月初十我做的什么活？

沈鲜梅：（唱）你参观拖拉机到了李家湾。
一去去了一天整，
回家来刚赶上吃夜饭。

沈大妈：是的呀，你的三叔回来还说了的，他
说……（唱）

“我今天长了见识，
少得点工分也心甘。”

沈老汉：（唱）我十一号做了什么活？

沈鲜梅：（唱）十一你去驮电线杆。

沈老汉：（唱）十二号……

沈鲜梅：（接唱）

你把电线牵。

沈老汉：（唱）十三号……

沈鲜梅：（接唱）

你去供销社挑皮线。

沈老汉：（唱）十四号……

沈鲜梅：（接唱）

你在家打扫房间。

沈老汉：（唱）十五号……

沈鲜梅：（接唱）

没有放假社员猛干，

三叔家安电灯，

沈大妈：（接唱）

就是十五那一天。

沈鲜梅：（唱）问三叔这几天的活路错不错？

发工分就在那电灯的下边。

沈老汉：且慢。让我记一记吧！（背白）不错，这

仨的賬真是一个萝卜对一个窝，一点也不错呀！賬只要不错，我心里吊这块千斤石，也就算落地了。可是只有一桩，我不该把全年工分拿来与她打赌，这回可叫我怎么下台？唉！我把这老脸不要了，与她赔个不是岂不满天的浮云都散了？（对梅）鲜梅呀，你的賬一点不错，今天确是三叔喝了几杯糟酒，有些不好的言语，可莫要见怪呀！你算得是个好会计呀！

沈鲜梅：三叔多夸奖了，社员查賬，乃是我当会计的责任；賬目不错，也是我们当会计的本份。只不过今天礼节有些不周，三叔是长辈，要多多宽容才是。至于会计我也是初学乍练，还望三叔多指教。

沈大妈：你俩早像这样多好，可把我在旁边急死了！

沈老汉：你又多嘴。

沈大妈：不要我说，我偏偏要说，你把我的脑袋搬下来放在桌子上，我还要说。我问你，賬对不对？